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二九回 仁厚村重逢蔡女 雲溪鎮又見故巢

次日早起，轉心急至呂老處，諄諄相托，務必將地謀得，安厝乃父乃母，以俾子孫發達。殊知呂老致意吳姓，往反數次，其事不諧。轉心暗與子商曰：「是地可發巨萬，今而不得，外此難求矣。不若陰謀秘計以圖之。」其子曰：「如何？」轉心曰：「吾卜吉日，將爾祖骸取出，貯於瓦缶，乘夜厝之，有胡不可？」其子曰：「以素無塚之地而忽然有塚，彼豈不究其來歷耶？」轉心曰：「鑿穴而厝，不露形跡，彼烏知之？」其子曰：「厝則厝矣，毫無憑據，何敢拜掃？」轉心曰：「窖碑於內，年月倒題。如拜掃時吳姓阻滯，心稟邑宰。邑宰問其憑據，則具結開墓。宰見碑記，必斷歸爾等，絲毫不費，而美地即得乎？」其子曰：「此計甚妙，速行毋遲。」轉心道人即卜吉日，取骸偷厝，事事周備，果無人知。時至禁煙佳節，轉心道人與子若孫前去拜掃。吳姓見之，置以無故冒認祖塚。鬧了數日，稟之邑宰。邑宰親勘，問有何憑。轉心與子願具甘結，開而視之。吳姓不知其中詭譎，亦願開視。邑宰於是命役掘土，掘約三尺，內碑已現，視其所鐫年號，已百餘載矣，遂將此地斷與轉心道人。吳姓抱冤難伸，任之而已。轉心喜甚，重新壘塚，而以石碣立於墓外。事剛停妥，其子忽染重疾，服藥不效。將要死時，指轉心道人而泣曰：「神鬼恨爾巧於圖謀，即得佳城，不惟不發爾富，且將絕爾子孫。」言罷而沒。轉心見此情景，不覺痛哭失聲。一夢蘇來，尚在講道臺下。三緘愁容而視之曰：「為求吉地道心拋，巧計謀來未必高；堪數數年勤教誨，而今一試枉徒勞。」言已，復大聲曰：「學道不道，上天不要；趕出萬星，隨爾所造。」轉心道人亦如混元，大哭而去。

狐疑、狐惑見二人下山之慘，忙跪臺下，為彼哀求。三緘曰：「前心不改，如何容之？」狐惑曰：「師須念彼追隨有年，不如暫留萬星，再為教訓。」三緘不允，暗舉玉鏡，向二狐照之。二狐昏倒，自覺出了萬星山，大風揚塵，竟將身兒吹至天半。或左或右，或上或下，不能自主。約有一刻，搖搖欲墜。

久之墜地，舉目一視，大第在爾，樓臺亭閣，排列其間。狐惑曰：「是必觀也。吾兄弟可同入內，歇息片刻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重門剛入，狐疑曰：「是第模樣依稀，似曾住過者。」狐惑曰：「我亦作是想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從師雲遊，無地不到，所歷觀剎以及村落，難以枚舉，恐是當年曾住之區，亦未可料。」

試入內面視之。」言已，由左轉入，乃花卉一園。時正秋中，桂香飄拂。二狐遍遊園內，盡情玩賞。

游至園右，忽見側門開處，一及笄女子身著淡紅衣服，美豔無比，輕移蓮步，竟入園中。見得二狐，頻頻矚目。良久，嬌聲詢曰：「爾狐郎耶？」二狐驚曰：「女娘為誰？何能識吾兄弟？」女娘曰：「郎君何竟忘卻？吾家姓蔡，父為侍郎，前數年間，狐郎弟兄暗與妾身結為夫婦。自從那夜來一道士，施下法術，將郎收去，妾心如割，日日悲啼，盼望至今，終是雁斷天邊影。何期今日相會花園，快快同入蘭房，以續舊好。」二狐曰：「吾兄弟自投三緘師尊，日以習道為事，一切障眼之物，毫非所貪。女娘速歸，休復以癡情迷我。」女娘曰：「妾係郎君昔日所配，非同強認，爾兄弟即不居此，亦宜念昔日恩愛，同入妾室，相談數語，妾始甘心。」所言至斯，淚落如豆。

咽喉耿耿，話已難言。狐疑曰：「女娘自便，吾弟兄不是當年酷好淫逸。此時只爭一刻火候，已有飛升之望。尚將從前過失悔不勝悔，敢再失足墜入孽海乎？」女娘見不允所說，輕輕踱到身旁，兩手牽著二狐之衣，百般獻媚。二狐此際心幾欲動，幸道根堅固，誑之曰：「女娘不必緊牽吾衣，可先入蘭房，將酒宴排齊，吾兄弟自來同爾一樂。」女娘聞言撒手，遂去排宴，以款二狐。

誰知二狐誑脫女娘，疾向園門踏步而出。恰被侍郎所見，吼令侍從拿下。一時家僕如狼似虎，凶狠而至。或持繩索，或執刀斧，當將二狐捆束，抬到廳中，侍郎坐於幾上，怒目詈曰：「何方野道入吾園內，所為何情？」二狐曰：「吾弟兄被狂風飄卷，墜落於此。其入大人園內者，誤認府第為觀剎也。望大人恩施格外，釋弟兄歸去，德戴不忘。」侍郎吼曰：「吾生平所惡者，即是爾等游手好閒，假道惑眾之流。左右與吾弔在西廊，皮鞭三百！」左右如命，剛欲舉鞭相擊，倏然外面報有客至。侍郎顧謂家僕曰：「吾出外迎客，不暇擊茲野道。爾等在此好好看守，待客去後，再來鞭之！」言畢而出。家僕輩遂將廊門緊閉，坐地看守。二狐無可為計，欲試移步換形之法，以脫此難，孰知累試無效，反覺遍體被索緊勒，痛楚難禁，因而不住呻吟。

久之，家僕散去，廊東門簾響處，來一小小丫結到廊內探取盪器，聞得呻吟慘切，近而視曰：「爾狐姑父耶？」二狐舉目望之，乃蔡女房中使女翠蘭也。忙哀乞曰：「小姑姑快將吾弟兄釋下。」丫結曰：「吾不敢釋爾。爾且忍耐，待吾入內稟之姑娘。」去不移時，出謂二狐曰：「姑娘有言，爾如仍修舊好，自有妙策救爾；其如不許，爾兄弟命必喪於茲。」二狐誑曰：「事到如今，尚有何說。速放吾下，願配爾姑娘焉。」丫結聞說，又復入內，良久乃出，曰：「姑娘恐爾誑彼，得解釋後乘風而逃。」二狐連聲曰：「不能，不能。」丫結曰：「如是，姑娘已稟老夫人，夫人稟於侍郎，侍郎喜，即在本府成就良緣。俟客去時，便來釋爾。」言已，竟入內面。

二狐愈弔愈疼，呻吟之聲直達府外。俟到夕陽西墜，人聲嘈雜，廊門已開。僕婢數十人立於兩旁，侍郎正中坐定，欣然而詢二狐曰：「聞爾兄弟暗配吾女已十多年，但出於私，非屬正道。今吾作主，願將姪配爾兄弟，何如？」二狐曰：「前者係吾不知，任意糊塗。今習大道，何敢再入卑劣？伏冀垂憐，念吾修煉之苦。」侍郎曰：「吾以一女而配汝兄弟，是羞於自薦也。爾反推卻，吾之顏面何存？左右前來，與吾速速鞭死，拋諸枯井，以了兩次被彼受辱之報焉！」僕人諾，持鞭近前，將欲擊矣。私謂二狐曰：「爾等何蠢？如其意順大人，非但可免鞭抽，亦且享福無窮，何者不美？」二狐曰：「寧死於鞭，誓不墜此孽海。」僕人曰：「爾既不受抬舉，休怪吾之不仁。」遂舉皮鞭，力抽數十。二狐痛極而醒，尚在講道臺前。三緘喜曰：「不蹈前車愛道深，寧從一死不從生；野狐情性能如此，愧煞而今世上人。」贊已，仍命二狐歸廬習道。

恰值鳳女來講道臺，欲詢明堂關元何以相通之說。三緘持鏡照去，倏被狂風一拂，竟將身軀吹起，不偏不倚，附於雲溪鎮前。鳳女暗思：「雲溪鎮歷鐵馬溪不遠，久未見此故巢，不免去到溪頭，望望風景。」及到是溪，只見水浪滔滔，水光瀲灩，長天一色，人目爽心。望未逾時，忽然水面出一丫結，立於波間。鳳女視之，乃當年在宮伏侍之愛奴也。方欲抽身，以免纏擾，殊意愛奴早已瞥見，即上波上呼曰：「蝦姑何往？婢子多年未見，眼淚久已流乾。」鳳女曰：「吾去從師習道，何暇歸里與爾輩相晤乎？」愛奴曰：「姑娘即不戀及婢子，獨不念蝦宮父母耶？」鳳女曰：「非不念之，奈道未習成，不敢歸寧耳。」愛奴曰：「姑娘可暫回宮去，以慰蝦公蝦母朝日懸望之心。」鳳女曰：「爾歸代為稟告，言吾習道將成。如得飛升，何患不能團聚？」言方到此，蝦母亦衝波而來。鳳女只得下溪與母相見，蝦母遂命車駕接鳳女回宮。鳳女不敢違，隨母上車，剛到宮門，蝦公一出，接著鳳女，同入宮中。